

“赶考”，远未终结……

徐非光 著 十年来思想文化政论文选

“赶考”，远未终结……

十年来思想、文化、政论文选

徐非光 著

2000 年于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赶考”，远未终结……：十年来思想、文化、政治
文选/徐非光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11

ISBN 7-80092-933-7

I. 赶… II. 徐… III. 社会科学—中国—1990~1999—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230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三河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5.125 印张 2 插页 569 千字

2000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序 言

邓 力 群

徐非光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他的《思想、文化、政论文选》是很有价值的一部优秀著作。

徐非光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同志。他曾经是一名“小八路”，11岁参加革命开始从事文艺工作，15岁穿上军装并入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的。全国解放后，他才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在教育部门后转到文化、宣传部门工作。90年代初，为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他协助林默涵、魏巍等同志创办《中流》杂志，任常务副主编。在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手全力参与操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一手提笔撰文，虽年逾花甲，却作了大量工作。他从50年代开始就在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文章。新时期以来写作尤为勤奋，一直是活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有重要影响的作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战线面临新问题之纷繁复杂，是过去所难以比拟的。非光同志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敏于发现，一直密切关注着思想文化战线的发展动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很少为个人的私事而奔忙，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到工作上。粉碎“四人帮”初期，他全神贯注地投入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为批

判“左”的思潮，消除“四人帮”的遗毒，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后来，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他在继续参与清理“左”的影响的同时，也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章，紧扣时代风云和脉搏，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实践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他的这部文选，汇集了他 90 年代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可以说，是他十年思考与耕耘的结晶。

读徐非光同志的文章，有两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是视野开阔。他长期从事文艺工作，却很少单就文艺论文艺。他总是站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来看待文艺问题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其他种种问题和现象。视野开阔不等于把问题泛化、抽象化，不等于居高临下的架势，讲一些大而无当的空道理。他善于捕捉富有典型意义的新问题，加以细致的分析，从中引出令人警醒的普遍道理。他热爱文艺，也同时认真钻研哲学、史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他不处在研究外国的岗位上，对国外各种思想文化信息却经常去收集和研究。读他的文章，人们往往感到角度新颖、思想犀利，有新鲜的信息和独到的见解，能够帮助读者开阔眼界、打开思路。

二是旗帜鲜明。临近 20 世纪末的最近这十多年，是世界和中国都处于剧烈动荡和飞速变化的时期，各种思潮激烈冲撞，各种“新论”层出不穷。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大都努力就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应。无论是对正面东西的弘扬，还是对反面东西的针砭，都是旗帜鲜明，决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作者是其是，非其所非，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光明坦荡。和当前某种回避矛盾、八面玲珑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与此相联系，他的文风生动泼辣。其中大部分文章是涉及到重大政治、思想、文化、理论问题，却大都不属于那种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

而是理论和形象相结合，带有一定文艺色彩的政论文。这大概同他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特别是潜心学习毛泽东和鲁迅的那些十分出色的政论文有关。我们需要那种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产生的论证细致、逻辑严密的大块文章，也需要这种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匕首”和“投枪”。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根据时代的新特点，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也在实践中收到良好的效果。“重在建设”和思想斗争是一种什么关系？一些天真的人们以为强调“重在建设”就意味着削弱和放弃思想斗争。这完全是误解。江泽民同志不久前指出：“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不能听之任之。”思想文化建设既有立，也有破。不破除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怎么能顺利地成长起来？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甚嚣尘上。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国际形势的新变动，加紧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思想渗透。反“西化”和反“分化”的斗争是空前严峻的。放弃思想斗争，只能瓦解自己的队伍。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尖锐批评了当时俄国思想战线的状况：“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我们反对简单粗暴的“打棍子”，但决不能放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列宁的论述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都不应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应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看来，本书的作者是执着地坚持这一点的。

是为序。

1999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 于必昌

封面设计 赵 型

版式设计 高 歌

责任校对 王兰英

目 录

序言	邓力群 (1)
对《河殤》及其讨论之我见	(1)
关于“不是中国人”的“担心”	
——《河殤》二题之二	(11)
呼唤胡适亡灵的“真谛”何在?	(18)
还“文化精英”以本来面目	
——“《河殤》现象”的若干思考	(26)
从“白皮书”到《河殤》	
——纪念“白皮书”大讨论四十周年	(34)
从“国骂”到“洋骂”	
——关于“犬儒主义”	(48)
“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及其发展	
——《“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及其发展》一书的	
序言	(58)
为什么要重建文艺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95)

为什么要抵制思想和文化渗透? (108)

两次历史性对话的启示

——读毛泽东和黄炎培、戎子和和傅作义的对话 (121)

“只缘妖雾又重来”

——电视剧《有这样一个民警》观后 (130)

正本清源，还我“五四”精神 (137)

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 (143)

“正名”和“正本”

——刘白羽同志《文学与人民》一文读后感 (149)

发扬我们的精神优势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 (155)

论“文化渗透” (161)

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

——向读者推荐台湾颜元叔诸位先生的三篇文章 (174)

孔子教义和传统文化

——《李一氓给蔡尚思的信读后》的读后 (177)

刺破青天锷未残

——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 (188)

人格的失落，还是灵魂的升华? (197)

跨世纪的话题

——在北大研究生会和《中流》编辑部联合召开的

“跨世纪的青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5)

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对 20 世纪、苏联解体的一些思考 (217)

何谓“现代迷信”？谁在搞“现代迷信”？

- 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陷阱”和“定向
导弹” (223)

古体诗词门外谈

- 序杨柄：《莱茵·赤县·歌吟》 (238)

从卢刚事件说起

- 致清华大学张凌丽同学的复信 (247)

读颜元叔先生《邪恶帝国美利坚》

- “使中国分裂”？ (270)

一生奉献，不谋私利

- 告别邓大姐 (273)

“并无暴力”？还是“沉沦于暴力”？

- 写在读了一篇文章之后 (278)

1989：“黄雀行动”

- 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北京政治风波内幕大曝光 (283)

站在新世纪门槛前的一种思考

- 《三代人对话录》读后 (290)

“千年不遇我逢辰”

- 毛泽东百年诞辰感言 (298)

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313)

反腐败，是维护而不是打击改革

- 读《“鬼”敲门》等有感 (324)

天地有正气

- 读报告文学《好人倒下了！》 (330)

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有力证明

——推荐报告文学《河北第一村》和《北大荒傻子屯的奇迹》	(336)
立此以存照	
——请看海外《探索》杂志关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笔谈”	(340)
也谈文艺与“宣传”	(343)
“文化例外”精神产品不等于牙刷	
——西欧、法国与美国开展的一场文化大战	(347)
再论还我“五四”精神	(357)
请倾听海外赤子的心声	
——关于 2000 年奥运会的申办	(375)
“奥斯卡情结”败落的启示	(378)
铸中华民族魂，树社会主义人	(384)
呼唤白求恩精神！	(388)
1993 年美国关于影视暴力节目的一场大辩论	
谋共同富裕，造人间净土	(393)
——“南街现象”的启示	(403)
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奠基	
——纪念建国暨五评“白皮书”发表 45 周年	(409)
相识何须曾相逢	
——读秦耕心：《从海外看中国》	(417)
意大利人奥雷利奥·佩西如是说……	
——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420)
反帝、反霸、反殖，是爱国主义的题	

中应有之义	(423)
比大火警报更为危险的精神警钟	(429)
“最成功的社会应该是物质上精神上都 发达的社会”	
——一个美国友人对“两个文明”之间关系的 思考和回答	(435)
重观《白毛女》所思和所感	(449)
腐败：非反不可	(459)
更加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纪念一二·九运动 60 周年	(463)
应不应该警惕和抵制文化殖民主义？	(468)
中国人养活中国	(480)
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486)
难得的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	(491)
“赶考”，远未终结	
——纪念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发表 47 周年	(494)
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发展观？	(501)
海外赤子的心声	
——在《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和《海外飞鸿 ——友人书简》首发式上的发言	(507)
斥“黄祸论”的新版本	
——纪念新中国成立 47 周年	(511)
从传播媒体看文化殖民主义	(524)
思想、文化更要独立	
——在作家第五次代表大会小组会上的发言	(529)

是非重大，不可不辨

——关于“活法”问题…………… (540)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严打”过后怎么办？…………… (545)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写在柯岩作品研讨会之后…………… (549)

“坏主意”和“馊点子”…………… (552)

还我民族魂！

——长诗《中国人：不跪的人！》的启示…………… (555)

“造谣公司”的拙劣表演

——评路透社等所炮制的一些谣言…………… (561)

难得的“他山之石”…………… (567)

“自由亚洲电台”是一种什么样的宣传

媒体？…………… (575)

庆贺勿忘告先驱

——写在香港回归庆典的前夕…………… (578)

远未过时的“重大抉择”

——读长篇小说《山杜鹃》第25章…………… (581)

勿忘英雄的人民

——读《平山县田兴村抗日斗争史》感言…………… (590)

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600)

“咱不管谁管？”

——王怀让长诗《“中国是咱的！”》读后…………… (609)

小浪底的“波澜”

——论“王凤兴精神”…………… (613)

明亮的镜子

——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感言…………… (620)

“辩护士”和“教师爷”

——关于美国的人权及其他…………… (630)

《中流》杂志 100 期回顾

——在《中流》百期座谈会上的发言…………… (640)

迎接新世纪

——《中流》百期感言…………… (649)

呼唤“今天的马歇尔”所为何来? …………… (655)

水! 水? 水!?

——1998: 洪水过后的沉思…………… (671)

是该“呐喊”一声“救救孩子”的

时候了! …………… (680)

面对腐败这个大敌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77 周年…………… (684)

假如杜甫还活着…………… (690)

同所谓的“民族主义”实为爱国主义

的“交锋”…………… (694)

所谓的“实行世界主义”，是在和谁

“交锋”? …………… (699)

面对特大洪灾的社会主义中国…………… (706)

从一则发人深思的“小”报道谈起…………… (712)

20 年和 50 年、80 年、100 年、150 年…………… (715)

警钟长鸣

——纪念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50 周年…………… (724)

美国炸弹“炸”出的“世纪思考”

“五·八”——一个中华民族永远不应忘记的日子 …… (734)

国际主义精神并未泯灭

——一个可尊敬的“国际主义小战士” …… (754)

中国人有无“审视西方文明”的必要

和权利？

——评《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一文 …… (758)

对“妖魔化”中国做出澄清和回答

——和作家杨润身同志的一封信 …… (764)

谁是当今世界头号“恶棍国家”？ …… (767)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需要继续总结

——读《十年论战》有感 …… (773)

贾旺——延安——北京

——读贾漫著《诗人贺敬之》感言 …… (779)

后记 …… (788)

对《河殇》及其讨论之我见

前些日子，文艺界曾有过一次关于“轰动效应”问题的不大不小的争论。电视片《河殇》的播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似乎是对这场争论的一种回答。《河殇》引起的“轰动”就足以证明，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剧烈变化中的文艺，是决不缺乏引起“轰动效应”的题材、题目、社会环境和心态的。《河殇》正是因为触及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中广泛关心的重大、尖锐、敏感问题，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

但是，严格来说，无论是《河殇》本身，它所提出并讨论的命题，还是因此掀起的思想波澜，都远远超出了文艺范围。作为电视节目，《河殇》本来就算不上文艺作品。所谓的“‘殇’文化”、“‘河殇’现象”，也远不是单纯“文艺现象”。

这一点，《河殇》的作者们似乎相当明确。他们一再指出，电视片目的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体反思”。他们“设想尝试一种从文化哲学意识上去把握黄河的电视政论片”。在节目中，“电视片以往最重要的元素——画面、音乐、语言等等，退居次要的地位，而把思想元素，放到第一位上来”。

事实上，《河殇》的作者们，不过是把电视的荧屏，当作了表达自己文化、哲学、历史、社会、政治观点的有效手段，借助

这种现代化、强有力的传播交流媒介，向广大观众最大限度地传达他们的“文化哲学意识”，把电视的荧屏当作了某种理论和思想的“讲坛”，而电视片本身，则成了借助影像资料辅助的“政治论文”或“演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河殇》的出现持某种赞赏态度。在以往，电视中像这种不带任何消遣或娱乐目的，通过荧屏与观众直接进行文化、哲学问题对话的节目，无论国内或国外，似乎都不多见。把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思考、讨论，搬上荧屏，带进千家万户，这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开拓和探索。它打破了这类问题以往仅仅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明显局限性，使之具有了某种群众性。把生动的影像资料引入讨论中来，使得一些十分抽象、严肃，甚至相当枯燥的理论课题，获得了直观影像的辅助，增加了某种引人入胜、发人联想和深思的魅力，变得易于理解，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鸣。这种“论文”就比仅用文字写成的“论文”和口头“演说”，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之处。具有相当“深奥”的理论色彩的《河殇》，能够打动那么多观众，拨动其心弦，发生议论纷纷的“效应”，的确是其他传播手段难办到的。

但也要看到，电视这种传播媒介在讨论如此复杂的、涉及几千年历史文明的理论问题时，又显然存在着很大局限性。甚至可以说，电视荧屏毕竟不是一种对复杂、艰深、逻辑严密的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充分探讨的理想场合，不能完全替代书面理论著作的地位。电视的有限空间和时间，稍纵即逝的画面，往往容易对极端复杂的理论问题作简单化处理。为了吸引观众，使人看起来不枯燥，又往往导致牺牲理论思维和论证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准确性。许多看《河殇》的人有这种感受：第一次看时，它连珠炮般的解说词，一晃即过的跳跃画面，往往使人应接不暇，容不得思索和回味，更谈不到独立做判断，只剩下被动接受的份儿。可